去內蒙響沙灣的路上,適逢大雨。雨其實在呼和浩特出發時就 開始下了,沿途跟蹤追擊,下到包頭,下到目的地,一直下了兩三 百公里,越下越歡,連「傾盆」「滂沱」這些詞都可以拿來形容 了,還沒有止歇的跡象。沒錯,銀肯響沙灣就在眼前,與我們所處 的位置隔岸相望。雨驟,過不去,我們暫時躲在林林總總的店舗前 等候。無事,亂想:天意與人意旣有相悖的地方,也肯定會有相通 的時候,祇有綿綿春雨才會這麼無休無止地糾纏呀,現在早已過了 立秋,還能這麼淋漓盡致?沒過半小時,果然雨過天青。我們坐纜 車跨過罕見河水的河流到得對岸。見有長統山襪可租,各人便都租 了一雙。那山襪金黃,休閒,穿在腳上沒過膝蓋,很環保,也很舒 服;很扎眼,也很傲氣,在漠上邁步,簡直就是武士一個。抬眼望 去,茫無際涯的沙海起起伏伏,大小不一的沙包高高低低,而且紋 路清晰,稜角分明,無一根雜草,一塊亂石,一直延伸到視線的模

我想,怕是與素有沙漠王國之稱的內蒙古其他大沙漠接軌去 了。我們在探不著廣漠之頭的時候,卻逮住了尾,而這個尾巴卻在 包頭甩出一個響指,一個聲名遠播的響沙灣。由無名河攔著的響沙 灣,竟也身懷許多絕技,除了時不時來幾下「沙鳴晴空」的表演以 外,還頗守規矩:任憑有多大的滑溜,沙子也不落進河床一顆;任 憑有多狂的風雲,沙子也不會飛進河流一撮。這條河,其實也是漠 與原的分界線。這與我曾經去過的鳴沙山一樣,就是最大的風雨, 也不會作祟於玉女般清純的月牙泉。被雨淋濕的沙子,多了些許穩 重、矜持。塵埃是當然踩不出來了,腳下也沒了疏鬆或虛空的感 覺,踩著它,如同駕著祥雲走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我掬起一捧,凝

>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溫 飽問題逐步解決,都市富裕起步, 可是神州仍是全球最知名的自行車 大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自行 車曾以排山倒海的陣仗讓外國遊客 看傻了眼。這時,天津作家馮驥才 推出預言小說,遐想中國日後大街 小巷都是私家轎車,而且車滿為 患,真是何等苦惱!作家當時想出 這場景,有何根據?是怎麼回事? 可能作家本人也說不出了。

然而,車滿爲患卻是今日中國 一些大都市的眞實寫照。月前,筆 者去上海虹口住宅小區「歐洲花 園」訪友,園內停了很多私人轎 車,到了晚間,有些路段幾近無法

通行,好端端的花園小區碰上行路難!作爲訪客 難免憤憤不平,居民的日常感受會怎樣?莫非天 天像泥鰍一樣,在停車縫隙中鑽進鑽出?「說得 極對,我們就是像泥鰍,在自己的園區內『鑽進

如今媒體上,有關養生保健的知識連篇累牘。看多了聽多

例一,關於菠菜豆腐能否同吃。一說不能,因菠菜含有大

量草酸,而豆腐含有較多鈣質,二者會結合生成難溶性的草酸

鈣,在人體內沉積爲結石;一說菠菜豆腐不僅是極好的營養搭

配,而且頗有利於健骨,因菠菜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K,可促使

鈣沉積到骨骼中。至於草酸,因其易溶於水,可於烹炒前先用

添加劑一樣,有害人體,會引起緊張、麻木、充血、刺痛、敏

感等各種不良反應,動物實驗更可見破壞視網膜和遺傳基因等

嚴重後果;有的說味精以糧食爲原料,經澱粉發酵法製成,主

要成分爲谷氨酸鈉,而谷氨酸是組成蛋白質的20種氨基酸之一

種,爲人體所必需。作爲權威性的結論,則有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調查報告,指出適量食用味精(成人每人每日 6

的營養,其中的蛋白質和鈣極易被人體所吸收,喝牛奶的好處

說不盡,故「一杯牛奶可以強壯一個民族」;有文章則說,喝

牛奶會提升患癌症的危險,如前列腺癌、乳腺癌和卵巢癌,這

是由於牛奶中含有多種雌性激素,會促進腫瘤生長。所以除兒

童及營養不良的成年人,其他人都不需要喝牛奶,「牛奶是牛

白質外雞蛋還富含卵磷脂、多種維生素和鈣、鐵等元素,經常

食用可增強記憶力,保護心臟和動脈血管,延緩衰老,預防癌

症;另一種說法是,蛋黃中含有大量膽固醇,常吃雞蛋有損健

康,甚至可能帶來致命隱患,如女性每天吃一兩個雞蛋,就比

每週吃一兩個雞蛋壽命短。而對於男性,又有的說可任吃無

事,原因尚不清楚,有的說危害同樣不能倖免。據此,有人指

出即使吃雞蛋,也盡量不要吃蛋黃;有人則說蛋黃並不可怕,

因人體也需要適量的膽固醇,而且蛋黃中的卵磷脂,旣可提高

腦功能,又有助於將脂肪、膽固醇乳化後排出血管,被機體吸

收,從而使血液中的膽固醇有所減少,所以不應祇吃蛋白,而

應吃整個雞蛋。至於雞蛋的吃法,又有的說蒸煮最佳,因油煎

時的高溫,會使其邊緣炸焦,形成有毒物質;有的說煎雞蛋比

例四,關於要不要吃雞蛋以及怎麼吃。一種說法是,除蛋

喝的,不是人喝的,越喝牛奶鈣流失得越多」

例三,關於要不要喝牛奶。有文章說,牛奶含有極其豐富

例二,關於味精是否對人體有害。有的說味精與其它化學

了,發現其中不少說法,原來竟是相互矛盾的-

沸水焯一下。

克),對人體無害。

眸端詳,卻是燦如金,細如粉,撒得出一片黃亮。但它確實是 沙。沙子捏不成團,留不下形,這些,響沙灣都言而有信地做到 了。走了一陣,見前方有人在騎駱駝,我也想去試試。駱駝隊就 在山下迂迴著往上拱,用嘈雜的腳蹄畫出一條條弧線,倒也見些 風味。我與幾位同伴翩然而去,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做起了騎 士。昔日的沙漠之舟,如今也與時俱進地走進了旅遊圈,成爲旅 遊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實在是時代的造化。我爲牠高興。

據說中國現有三處響沙聞名世界,一處是敦煌的鳴沙山,其 聲其名如雷貫耳;一處隱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深處,其影其形 如日中天,可惜是養在深閨人少識;另一處就是我們面前的響沙 灣。響沙灣的沙子純淨、細密,從頭到尾都像雪粉一般,不知綿 延到哪裡才告一段落?鳴沙山的沙子有赤、橙、黄、綠、黑五 色,顆粒狀如油菜籽;而新疆腹地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我沒有 去過,或許有一些戲劇色彩也未可知。鳴沙山也好,響沙灣也 罷,何以會有這鳴這響這等奇妙呢?衆說紛紜,有的講是沙子 自身的摩擦所爲,有的道是空穴來風的客串之功,還有的更爲 無稽,居然說是哪朝哪代的屈死鬼在哀號……版本多多,莫衷 -是。我去過鳴沙山兩次,兩次都碰上陰天,兩次都無以聆聽 到沙鳴晴空的風騷;而今到了響沙灣,又遭到暴雨的迎頭夾 擊,簡直把心都澆涼了。好在自己畢竟身臨了這方奇特之地,

見到了沙,又踏進了漠,而 且還對響沙的成因有了種種 考證、推測,倒也心中釋 然,沒有枉來一趟的遺憾。 銀肯響沙灣,包頭過去不到 ·個小時的車程,你儘管大 膽前往。事實上,祇要心中 有佛在,無論是晴是雨,一

定會有響沙的美妙樂章的。

擇默默無言。 朋友批評,「以前建造『歐洲花園』時,就 該爲每幢大樓造地下車庫的,可是當時僅有一幢 大樓這樣做。才十年,就落後了,怪誰呢?真要 怪,也要責怪居民富得太快 | 。是,中國低估了 致富的爆發力。不過,當年剛擁有住房的居民, 又有誰想到接下來要購買私人轎車呢?「過日 子」祇是謙卑的嚮往,但其中暗藏著極頑強的秘 密心思,那就是,「要過更好的日子」,而且 「真正地、不打折扣地過」。所以,不管以什麼 名義阻止人們購買轎車,號召大家重騎自行車, 絕對行不通。何況擁有私家車,更大程度是受虛 榮心驅動,是無法壓抑的。虛榮和生活必需一 樣,是生存的憑藉,是自然力的一種展示,在先 富起來的人們中間,尤其如此。如此一來,人們 對車滿爲患之痛,就懂得忍受,學會看淡和調適 心態。除此之外,究竟還能怎樣呢?是,這是命

鑽出』,但祇能是這樣。」朋友後來才說,他曾

反對過、吶喊過、抗爭過, 而最終告別氣憤, 選

激勵出的奮不顧身的壯烈行動, 以機械僵化的教條責問辯證思 維,以偏執加霸道呵斥真理,以 權勢壓制思想和科學精神,以極 端民族主義的狹隘心態和激烈情 緒冒充愛國感情,來拒斥一切 「非我族類」的人類思想晶體, 以他人健壯軀體的一點疤痕來反 證自己病體的健美……這些都是 我們這個民族、我們每個人身上 屢屢發作、百治不愈甚至拒絕承 認的痼疾。就連自以爲是知識者 的人群中,這類毛病也屢見不 鮮,有時候還非常刺目



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每天頭髮總是梳得順 順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衣裳也非常整潔,大部 分時間他穿的是西裝,還要打上領帶。

但他是中國一個農民,家裡有十多畝地,一個小 型的養豬場,每天有幹不完的活。在田裡幹活的時 候,他當然不會穿西裝,是一身淡軍綠的棉布衣。別 的農民幹活累了,會坐在田埂上,點上煙。而他坐在 一張休閒凳上,慢慢地喝茶。那神態像是坐在茶館 裡,在欣賞江南絲竹。

-個農民能這樣優雅,顯然已是「另類」了。有 -年,市裡來了一位大領導,在村裡開座談會,他也 在場。領導就一直看著這個穿西裝、十分嚴謹的農 民。會開到一半,領導忍不住了,低聲問村裡的幹 部。村幹部嗓門大:「他沒文化,是個老農民,不是 退休幹部,他喜歡穿得週正點,平時都是這個打 扮。」領導點點頭,又朝他看看,覺得有點不可思

後來,他得了病,是肝癌。檢查出來的時候,已 經擴散了。家裡人瞞著他,說祇是肝炎,他吃了一個 多月的藥,覺得不對勁了,問家裡人他到底得了什麼 病?他的大女兒一口咬定是肝炎。

他不信。獨自到城裡檢查去了,檢查出來是肝癌 晚期。他一個人乘車回家,剛好有一位親戚來串門, 他到店裡買了酒,又到地裡拔了一些菜,烹飪了一桌

好菜,和那親戚聊到晚上。親戚走後,他站起 身來,臉色驟變,摸著腹部,已經站不穩了。 當晚他就進了醫院,再也沒能從醫院裡出來。 肝癌是非常痛苦的,許多身罹此病的人,都會 痛得滿床打滾。但是他從住院的那一天起,總 是平平靜靜的。

有個護士給他注射藥水,發現他的床單已 經潮濕了,身上全是汗水,床單兩側,被他緊 緊抓著,因爲用力很大,手上的靑筋都已暴了 出來。護士奇怪地看著他,後來護士突然明白 過來,輕聲說:「老伯,如果痛,可以出聲 的。」他擠出一句話:「可以忍的。」

他去世的那天,是一個雨天。他似乎已有 預感,看著窗外一陣又一陣的雨,對陪在床邊 的女兒說:「我回家的時候,不要用拖拉機,

最好叫個中巴,這樣雨就不 會淋到我身上了。」

女兒非常奇怪,不知父

親何出此言 他說要刮刮鬍子,說最

好能理個髮,換身乾淨的衣 裳。他在說話的時候,手已經開始抓著床單,他越抓 越緊,呼吸急促起來。他的女兒看著不對勁了,去叫 醫生。醫生去餐廳用早餐去了,護士趕過來,看到他 已經一動不動了,但手卻緊緊抓著床單。女兒去握他 的手,哭著喊「爸爸」,他似乎還有一點知覺,嘴裡 似乎發出了一個音---痛呀。他去世了。

後來他的女兒想把父親的遺體送回家,村裡所有 中巴都不願意,最後祇有叫了一輛拖拉機,外面的雨 很大,到家時,遺體還是濕了。

女兒跪在地上哭,說:「對不起爸爸,你身上濕

鄰居看了,說:「你爸爸一生愛乾淨,趕快給他 換身乾淨的衣裳吧。」這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但是這 個農民的形像有時候突然會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我 不知道這是爲什麼。

在江南鶯飛草長的日子裡,我在老家的書房裡, 翻出了一本結滿灰塵的《蒙田隨筆集》,機緣湊巧翻 到了其中的一頁,上面寫著一句話:從事哲學不是別 的,就是學習死亡。蒙田說,從你出生的第一天,在 給你生命的同時,就把你一步步引向死亡。你的每一 天都向死亡邁進,而最後一天到達終點。在人的一生 中,「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財物、生命轉借給我們的朋 友,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但是,轉讓尊嚴之名,把自 己的榮譽安在他人頭上,這卻是罕見的」

我就被這句話「擊中」了,許多徘徊在心底,欲 說還休,或是說不上來的一切問題,被這句話全部概 括了。人是要有尊嚴的,從生到死,這是一個永恆的 主題,愛和恨,道德與非道德,名和利……都逃脫不 了爲對「尊嚴」的追求。也許我們並不一定懼怕死 亡,但是,誰也不能保證當死亡來臨,還有一種意識 可以支撐我們最後的尊嚴。但是當生命走到盡頭,仍 然堅持著以「體面」的方式離去,這是作爲一個人的

但這位老農顯然不知道蒙田,也不懂哲學。但是 他的一生中所有的堅持,是不是就是爲了最後那一刻 的尊嚴?

學習死亡,就是學習如何面對人生。那位老農, 在我看來,已然可以和蒙田促膝相談。

鸚鵡學舌者與思想者的區別 之一在於,前者長於記憶、模 仿,後者善用心靈

假如人活得太舒適,感受與 思想就會悄悄地離你而去。閃電 般劃破夜空的思想都是從某種困 境和痛切的感受中產生出來的。 人如果春風得意,無憂無慮,無 憂無惑,無痛無惑,就會無感無 思,是一種麻木狀。即便有一些

玄想,那也是輕飄無力的玄 **大目** 想,即便有一些驚世駭俗的 說法,那也肯定不是他自己 的想法

運的一部分。

但思想者不會爲了產生思想而 專門去尋找苦難,那不符合人的 天性,也顯得有點造作。事實上 苦難從來都不是自找的,而是你 不得不承受的現實。思想不過是 苦難的副產品,是苦難孕育出的 難產的嬰兒。

以無知嘲笑有知,以小精明 嘲笑大徹悟,以冷血嘲笑熱血, 以圓滑世故、明哲保身嘲笑良知

煮雞蛋效果好,因受熱方式及達到的溫

乎「睡」。如有文章強調,睡眠不足將 帶來多種疾病,增大死亡風險,因此即 使老年人每天也必須睡到7.5小時;相 反,有文章指出睡得多是身體有毛病,

睡得愈多死亡率愈高,一般5至7小時足夠,老年人4至5小時 即可,更有人倡導通過練習「觀想瑜伽」,一天祇睡3小時。有 的關乎「用」。如一說使用微波爐有害,會造成電磁輻射和微 波洩漏,食物營養價值嚴重流失;一說「有害」論毫無根據, 連世界衛生組織都已於1992年宣佈,「沒有任何科學根據顯示 微波爐烹飪的食物有害健康」,相反因比其它烹飪方法加熱迅 速,更能減少營養成分的損失。

例子似不必再舉。反正諸如此類的信息,在報紙、雜誌、 網絡、電視、廣播中絕不少見。普及科學知識本來是好事,但 相互抵牾,言人人殊,卻又都信而有徵,言之鑿鑿,有些還載 於主流媒體,源於權威機構,這就叫人犯難了:都是科學該信

我知道,人對事物的規律總有一個認識過程,由片面到全 面,由表層到深層。按卡爾·波普的理論,科學更是可被證偽 的,而且惟其可被「證偽」,亦即發現錯誤,科學才能不斷向 前發展,顯示出不同於宗教的品格和力量。因此,養生保健理 論中有不同看法,應當說並不奇怪。然而這祇是一方面的道 理。另一方面是,公衆作爲信息接受者,作爲需要判斷、取捨 的思維主體,怎能在邏輯上違反不矛盾律,將相互矛盾、相互 反對的兩個命題視爲「同眞」、一併接受呢?

面向公衆而又是非難辨,這樣的養生保健知識,我看利少 弊多。其一,信,還是不信?信此說,還是信彼說?公衆不是 專家,必然會困惑迷惘,依違兩難。其二,如果信對了某種說 法,無疑十分幸運;但要信錯了呢?誰負責?認倒霉?其三, 最可怕的後果是,一來二去,人們對什麼理論都不再相信了, 科學也因之實際上被消解。

我總覺得,因關係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所以尚有爭論 的養生保健知識,是不應在公衆性的、普及性的媒體上隨便發 表的。至於專業領域內的學術爭鳴,則另當別論。然而,我又 懷疑自己的想法是否太天真,媒體才不把這事當回事。果若如 此,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那就是公衆照樣生活在半疑半信、 無所適從的信息環境裡,雖然愛科學,卻又很無奈,還是不知

到底該信誰,還得翻來覆去作鬥爭: 究竟要不要吃雞蛋,要不要喝牛奶, 一天該睡幾小時……

大三巴與 毗鄰的耶穌會 紀念廣場



澳門歷史城區究竟包含了多少幢建築物,即使是澳門人,相信也說不出 來。官方的資料通常祇提及有二十多處,而沒有具體數字,原因之一是澳門 歷史城區由舊城區和東望洋炮台兩處地方組成,後者祇作一處景點計算,但 其實那裡還有聖母雪地殿教堂和燈塔兩座建築物。

因此,要準確細數澳門歷史城區的建築物,應有二十四處。但城區的概 念不單指歷史建築物,還涵蓋相鄰的古老廣場,包括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 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和 白鴿巢前地。如要遊遍澳門這處世界文化遺產,必須踏足二十四處歷史建築 和八個廣場才算完成。

最近我應一份雜誌要求,推薦五處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供喜歡深度遊 的旅客以有限時間欣賞澳門的獨特風味。我的心水選擇是媽閣廟、大三巴、 聖若瑟修院聖堂、東望洋炮台和盧家大屋,它們旣是澳門華洋建築風格的代 表,從中還可讓人看到中葡兩個民族昔日的生活片段。

要留意的是,上述二十四處建築物有部分並非每日開放,而鄭家大屋至 今仍在修復中,預計年底才會正式局部開放。

聖若瑟修院聖堂和崗頂劇院剛剛開始進行維修,大門關閉。另外,民政 總署的圖書館、仁慈堂的博物館,及東方基金會會址在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休 息,大炮台的澳門博物館則逢星期一休館



常人都知健康是生命的本錢,你可以向銀行貸 款,卻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就沒有償還的 可能

有人追求健康,是爲了生命活得爽快;有人追 求名利,竭盡努力,是爲了活得舒適。這就使得我 們每個人乘坐在生命的列車上,想法各有不同。列 車嘯嘯,車輪滾滾,有人上車,有人下車,循環往 覆,但都得遵循這一亘古不變的秩序。汽笛一叫, 終點一到,所有生命以外的東西都得統統卸下。生 前或許你還低吟高誦:「且將浮名,換了淺斟低 唱。」生命終結,你肩扛手提的所有功名利祿,全 得撒手抛下,因爲「生命號」列車誰也改變不了它 的行車路線:這是一趟單程列車。常說:昨天是已 作廢的支票,明天是沒發行的債券,今天才是靠得 住的現金。重要的是活著。活著,就會從年輕走向 衰老,走向死亡。但生命可以時時奏出動人的樂 章。

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說得好:「老年時像 青年一樣高高興興吧。青春,好比百靈鳥,有 他的晨歌;老年,好比夜鶯,應該有他的夜 曲。」如此看來,儘管生命短暫,但活在世上 還是應該有所爲。「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 躞垂雙翼?」這是舊時文人的說法。中國老百姓實

在又都是哲學家,他們說「來去都是赤條條,生活 如意是首要」。這種淡泊超然顯然是需要的,但他 們更是嚴律自身:「做人就要做事,活著就要幹 活。」話樸實如土,淸淡似水,但這種大實話勝過 大哲學。盛年不再來,一日難爲晨。

大抵人在年輕時負凌雲之志,很想做一番事 業,而到年老時卻感到桑楡已晚,垂垂老矣,結果 碌碌無爲而終。依我看,一個人在年輕時應該有他 的理想與抱負,年老時也應該有他的追求和作爲, 境界各異,這樣的人生才算是完整的。其中,從無 到有、從有到無的過程則是最有意義的,也是我們 唯一能夠把握的。好比一個圓圈,從終點又回到起 點,圈中的無數點點就是生命的印跡。那麼,扎扎 實實走好自己的路罷,即使有時候迎著風霜刀劍, 有時候還有暗槍冷箭,默默忍住悲痛吧,匆匆趕路

在牛津的一條小巷特爾街東側,並排坐落著 林肯和埃克塞斯兩座學院。從庭院和建築佈局來 看,最顯著的差別可能是煙囪。比起劍橋來,牛 津的草坪顯得小巧玲瓏,叫法也不同,劍橋叫 court,牛津叫 quad。以傑出校友而論,這兩所學 院可分出高下,林肯學院的畢業生裡最值得驕傲 的教授是布道家約翰·衛斯裡,他創立了基督教 衛斯理會。

相比之下,埃克塞斯學院人才濟濟,畢業生 裡特別有趣的一個人物是19世紀的威廉・莫裡 斯,他是如今走俏的室內設計師的先行者,涉及 的領域包括傢具、書籍、刺繡、牆紙和玻璃窗 等,還在倫敦創辦了裝潢公司和保護古建築協 會。同時,莫裡斯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詩人和早 期社會主義者。必須一提的是,這所學院的畢業 生裡還有兩位中國人。

·部小說《圍城》馳名漢語世界。上個世 元 紀30年代,他在天人物料的原因 攻讀文學學士,註冊的正是埃克塞斯學 2015年 第4 《我們仨》裡有這樣的 院。在楊絳晚年的回憶錄《我們仨》裡有這樣的 描寫,青年錢鍾書初到牛津,便在下公車時親吻 了大地,磕掉半顆門牙,不得已祇好拔掉,鑲上 假牙。她還回憶,每回收到家信時總有英國小孩 圍在旁邊,等要中國郵票,這種景象如今已經不

一位是錢鍾書,這位雅儒的學者因爲

見了。他們的女兒錢瑗便是在牛津出生的。 各位有所不知的是,在錢鍾書夫婦回國七年 以後,我的導師的導師閔嗣鶴先生也來到了牛津 大學,他註冊的也是埃克塞斯學院。不同的是, 閔先生跟著薩維利講座教授梯奇瑪希學習數學, 兩年後即獲得博士學位,轉到美國的普林斯頓高 等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閔先生回國後擔任淸 華大學教授,與錢先生最初受聘的一樣。後來陳 景潤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便 是經由閔嗣鶴先生審讀並通過的,這在詩人徐遲 的報告文學裡都有詳細的介紹。